

# 严博士

台北古董市场见闻记之一

罗青

## 哪里有便宜可以捡？

严博士不知何许人也，自称酷爱书画，藏品甚夥，富可敌国。在台北古董店中，与他照面时，大家都恭敬地尊称一声：“严博士！”而他，总是撇着嘴，点头默认，并不回话；有时高了兴，闭眼点头，微微哼上一声，算是给打招呼的人一个面子。至于是什么博士，并无真人去深究。因为在古董行业里，早就证明了“学位地位全无用，眼力不分老中青”，会买东西，会买到东西，敢买好东西，能买精东西，这才是硬道理。

多半在星期六下午，位于衡阳路21号三层的“书画家画廊”楼下，两点左右，常会有一辆黑色奔驰，缓缓靠过来，一位四十左右西装笔挺的小平头，从后座开门，箭步下车，绕至人行道上，打开车门，恭请车中老者下车。一次，我刚好快要走到楼梯口，定睛一看，不是别人，正是严大博士。下车后，他头也不回，朝后挥挥手中的拐杖，示意那位看来像他儿子的回车待命，便目不斜视地径自爬上楼梯去了。知道打招呼也是白搭，我默默在楼梯口让开，跟在后面，没有吭声。

严博士自己也总是西装笔挺，但打扮却与刚才的小平头，大异其趣。只见他稀疏的灰白头发梳得整齐油亮，戴着一副黑框眼镜，十足学者形象，不过，这是他鼻子以上的风景；鼻子以下，则惊见白胡楂，长短不一，三五成群，肆意在下巴两侧奔跑打斗，十足一个土匪老大的派头。至于他那笔挺黑西装，穿法也与众不同。不打领带，他把里面的白衬衫，拉出黑西装裤外，任其自然下垂，长度超过了西装，然后再把衬衫的领子，翻到西装衣领之外，白黑对比，分外亮眼。这使我想起了高中化学老师的那身打扮。

每月最后一个礼拜六，书画家画廊除了例行展览之外，还在画廊中间的大长桌上，举办小型拍卖会。由跑单帮的流动古董贩子，轮番担纲，在长桌上的一轴接一轴地展示最新进货。长桌由三张方桌拼成，上铺厚厚的羊毛毡子为桌布，可以在其上挥毫书画，也足够铺平展示六尺巨幅的卷轴。货多时，通常有三四十件的中堂、条幅或对联，两个大帆布袋子，装得满满的，从两点开始到四点结束；货少时，一个袋子，一个钟头不到就收摊。

来得最勤的古董贩子是四川人大嗓门阮西来，打着与张大千同乡的旗号，帆布袋子里，抖出来的货色，当然都是真迹神品，天下第一，是唯一可与严博士别一别苗头的古董商。可是严博士对阮西来，绝不买账，从来没有好脸色给他看。每次看到阮西来一左一右，扛着两个大绿帆布袋子，从楼下气喘吁吁地爬了上来，严博士必定一马当先，从小会客厅的沙发上站起来，迎了过去，大声嘲弄说：“袋子里的，都是假货，而且是一眼假”，搬得这么辛苦，有意思吗？”听口音，应该是江浙一带的人。

把沉重的大袋子，轻巧又帅气地放在大长桌上，掏出手帕，擦了把汗，阮西来抬头看到严博士，便眉开眼笑打哈哈地说道：“莫得办法，莫得办法么，做点小生意，要养家糊口嘛，我的眼力，怎能跟您严大博士相比哩，还请多多指教喽。”他接过画廊经理曾先生递来的茶水，喝了一口说：“今天东西多，不能摆龙门阵了，要早点开始看。”说着说着就打开了帆布袋，熟练地朝大长桌上，刷的一声，倒着甩开一张立轴，让大家欣赏。说时迟那时快，严博士第一个抢到桌尾，用两手按住立轴两端的轴头，仔细鉴赏起来。

只要阮西来一到，整个场子便成了严、阮双雄的对抗甚至对决的专场，我们十几号闲杂人等，只有围在四周冷眼观战的份。甩出来的画，他先看，价钱他先出，剩下的我们才有机会出价。我看过几次他买的画，都是些“生意货”，乍看蛮像回事，实则经不起仔细推敲。可是满场子老行家，无人出口点破，连一向正直不阿的曾经理，都没有吭声。通常我如果一时疏忽，对这种“生意货”出价，坐在一旁监场并负责开写成交单的曾老，会以抓抓脖子或换一个坐姿来向我示警。

我对拍场这种情况有点看不下去，认为大家有联合起来蒙骗忽悠严博士的嫌疑。一次，正好我随大博士一起单独下楼，把握机会，我指着他手中花大价钱买来的画卷低声说，这件王翠可画的藏不住，应该回去退掉。照书画家画廊的

规矩，货物出门，三日内，是可以退换的。不料他斜眼睨了我一声说：“你懂个什么？我买东西的时候，你还没出生呢！”说罢，连正眼也没瞧我，就要上车扬长而去。临上车时，还扔下一句：“这点钱，哪里买得到真的王石谷！”

“真是真人不露相耶，难怪大家都不做声！”我望着远去的黑色奔驰，暗自付道：“这古董的水，可是深得很呐。”

## 到处都有便宜可以捡？

一次，阮西来带来的东西较少，只有十几件，不过，甩开来一看，都是齐白石、吴昌硕、赵之谦之类的大家伙，这些全是严博士的最爱。都快两点半了，他还没到，阮西来有点兴趣阑珊，他一边打开帆布袋，一边懒懒地嘟囔：“今天手头紧，神品随便卖，东西真、精、新，出价就出手喽！”只见他左右开弓，右手刚甩出一件条幅，左手又甩出一件大中堂，大家定睛一看，原来是两件齐白石，条幅画的是《蜻蜓老少年》，中堂是《墨荷双鸳鸯》。

又是“生意货”，我撇撇嘴，心想，不是李大牧画的就是郭大卫，但画得实在不错，便宜的话，可以买来做教材，当作真伪对照用。等了一分多钟，见满屋子的人都没出价，我便指着蜻蜓开口出了个：“六千。”阮西来一听，便满脸委屈地说：“老弟，行行好，你看，光这裱工，都快六千了，这都是有成本的呀，不是开玩笑的哩。”他环顾四周，见无人搭腔，便又自叹自吟地一拍桌子说：“条幅两万，中堂四万，一口价，老血本！”依旧无人反应。他顿了一顿，绝望地望额头称衰状说道：“这种价钱，还没人出价，真是没有天理呀，不卖了……收……哇！”

如此这般，十几件东西，不到三十分钟，便已全部回到他的大绿帆布袋子里。阮西来摇摇头，坐回到沙发上，喝口水润润喉，准备离开。此时听到楼梯间一阵急促的拐杖声，大家都能听声辨人，知道严博士到了。阮西来闻声立刻放下茶杯，迅速背起袋子往外走，正好与严博士在门口撞了个正。

严博士气急败坏地说：“现在路上车子越来越多，阿狗阿猫也都把车买上，从新庄过来，整整塞了我四十分钟，急死人了。”阮西来马上满脸堆笑地说：“别急，别急，慢慢来，你老先生坐下休息休息，喘一口气。我这里已没事了，要先走一步。”然而他人却站在门口，并没有要下楼的意思。

严博士横了一眼阮西来的绿袋子，尖酸地说：“怎么，哪里又弄来一堆假画来糊弄人！”“小本生意，小本生意，不上台盘的东西，哪里能入您老法眼，时间不早，我该走了！”说着，阮西来背着大袋子，转身出门，停了一会儿，调整一下姿势，准备下楼。就在这当口，严博士大叫一声：“回来回来，我还没看，不可以走！”

阮西来笑眯眯地慢慢转过身来：“不用看啦！都是假的，大家都不捧场，何必多此一举。”“少啰嗦，通通都亮出来，要我看过了才算数！”于是兴冲冲地，阮西来又折了回来，耐心地一件件把袋子里的画全都甩了出来。等到他甩到《墨荷双鸳鸯》时，严博士忽然叫道：“这件多少钱！”“八十万！”阮西来脸不红气不喘地说。这下子，嘈杂热闹的拍场，顿时鸦雀无声。

“胡扯！明明是一张假画，最多只值八万块，什么八十万，简直是骗死人不懂么！”

“齐白石耶，我的大博士，成本就要七十五，要不是缺钱缺得紧，这么大的齐白石，您是行家，一百五十万是行情价呀！八万块，要我卖孩子卖老婆也赔不起。”

“八万块，已经算客气了，多了没有，不卖拉倒！”

“实在没办法，杀头的生意有人做，赔本的买卖，没办法。不卖了……收——哇！”说完收起袋子，朝身后一背，阮西来再度往外走去，刚走到楼梯口，但听得严博士在他身后大叫一声：“二十万！”

这回，阮西来却愁眉苦脸，老大不情愿地二度折了回来，口中念念有词道：“这下子可亏死老本了！”

“四十！”“二十二，不能再加了。”“算了算了，就三十吧，三十！到底了！”“二十五？”

“成交！”

“从昨天起，我不要我那个字，起一名字，就叫做废名。”

自1926年6月的一天开始，“废名”正式替代了冯文炳，闪烁起光辉，这一年他正处于对一个诗人来说微妙的二十五岁。此后，小说《桃园》《枣》《桥》和《莫须有先生传》，诗歌《坟》《掐花》《妆台》等均与这个名字相随。此前有《竹林的故事》等以原名冯文炳发表，到了晚景，他较多地用回原名。这是新文学史上一个特异的存在。

“废名的价值的被认识，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真正的被肯定，恐怕还得再过二十年。”汪曾祺说这话是在1996年，一晃已经不止二十年了。对废名的了解还是有限，或者说很有限。在另一端，说他了不起的人不少，但细读他的人则不多。

废名1901年生于湖北黄梅，1967年病逝于吉林长春。他一生中显著的身份是教师，小学、中学和大学都教过，汤一介、乐黛云等在他那里受益匪浅，受他影响的作家包括汪曾祺等。他自己也受到了多位大家的感召与教益，有过往的亦有几位，最切近的是周作人，周作人为这位弟子的多部作品作序，在《莫须有先生传》的序里说：“这好像是一道流水，大约总是向东去朝宗于海，他流过的地方，凡有什么岩石水草，总要披拂抚弄一下子，才再往前走，这都不是他的行程的主脑，但除了这些也就别无行程了。”这如水漂洞、拂拭的说法甚好，似乎用来形容废名早时候的《竹林的故事》和《桥》也恰切，或者说更为形象。我个人觉得，在这率意、诗意、诗化叙事之外，还可珍重的废名对诗与思的卓越的连接，有时诗胜，有时思邃，这在其小说中可见一斑，在诗歌中最是凸显，如，“虚空是一点爱情的深心。”宇宙是一颗不损环的“飞尘”（《飞尘》），特别是在1948年的小诗《人类》中显露无疑，虽仅六行，意味深长，两节诗中唯有几个字变了，而诗性和思虑缠绕着升腾：“人类的残忍/正如人类的面孔，/彼此都是认识的。//人类的残忍/正如人类的思想，/痛苦是不相关的。”此诗与思的融汇放到更远更阔大的文学场中，依旧新异与动人。

选编的《少时读书》重点在展示，废名诗歌和小说中的那些好也都隐现于他的随笔和讲谭之中。蕴含着卓识新见，自我与天真。

书分三辑，一是“中国文章”，关乎文章的写法以及读法，亦是心法。二是“灼灼其华”，关乎诗歌，

## 序跋精萃

中国文章一辑，压轴的《三竿两竿》文字短，篇名亦浅白，却可以说是一个小小的宣言，劈头便是，“中国文章，以六朝人文章最不可及。”其中，他常看的是庾信。并提及苦茶庵長老（周作人）曾借庾信《行雨山铭》中“树人床头，花来镜里，草绿衫同，花红面似”四句指出，他们的文章是乱写的，四句里头两个“花”字。可能也正是这种诸法未定之前的“乱”才最是真，最是魅惑，所谓“生香真色人难学”。废名还顺便讲到自己决不会写“一寸二寸之鱼，三竿两竿之竹”这么容易的好句子，自己写文章，总是不免“在意义上那么的颠斤簸两”。这自述也真是有斤两，见性情。

《中国文章》提出中国没有厌世派的文章和厌世诗，太重实际，少理想，更不喜欢思索死亡；后来如果不是受了佛教的影响，文艺怕是更陈腐，损失更多好看。所以他觉得“霜随柳白，月逐圆何”和“物受其生，于天不谢”的境界何其与众不同。其实在老子、庄子甚或李白那里也有不少来自时间尽头的回望与斩截。如，“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”。不过，不妨沿着废名的所思，看看他的摸索。

说起少小读书，先秦直至民国时期人的视野和幼功，如今的大学生也难以比拟，尤其是就原典、古典而言。年少时的很多记忆与趣味，更是可能伴随一生，一边接受岁月的涂抹，一边不断以新的面貌去邂逅新的世界。

《小时读书》仅仅写到四书，重点在《论语》。他读的是北京大学，受过欧风美雨洗礼，认为懂得四书的意义便真懂得孔孟程朱，也便真懂得中国学问的价值。他从小这么读过来，当初并不喜，甚至认为小时候所受的教育“等于有期徒刑”。说是这么说，接下来却也谈到了其中那些光色，甚至一连说了许多个“喜悦”：读“一则

# 向空中画一枝花

木叶

以喜，一则以惧”喜悦，却不知何故；读“是可忍也，孰不可忍也”喜悦，但那时就能体味《论语》句子写得好了吗？读“暴虎馮河”喜悦，因为有一个“馮”字，这是自己的姓，但偏不要读作feng，又觉得寂寞了……

孔子是他时常提及的人。在他眼里，孔子比后来的儒者高明，常在他承认过失。他认为孔子的道是伦常，而这个伦常之道又是中国的民族精神。他是真佩服孔子的艺术观，如“思无邪”。有趣味的是，孔子是热心于世事的，废名看上去似乎并不如此，他一度是一个身在北京而又远离纷扰的隐逸者。

在《孔门之文》里谈到孔门与以后的儒家高下之别，不妨说就在一个“文”字，孟子的文章受推崇，而他觉得已有些“野”，朱熹等也都可就此挑出些毛病。

这一辑中还收有关于水滸、金圣叹、诗文中的神仙故事等篇什，约略折射了他的趣味和着力点。

于新诗和旧体诗，废名均有创作。《灼灼其华》一辑，主要收入了他谈《诗经》和杜甫的内容。《诗经》讲稿不是很多，约十一篇，自《关雎》至《车鞳》，约作于1949年夏，后在北大讲授。他讲求正解，并一直有自己的信心与用心。“中国从《诗经》以后简直没有人民文艺了，有的只在民间，在农民的生活里头。”他自认正是呼吸了西方的艺术空气，才恢复了自己的健康，文士的习气渐渐洗掉了，真正懂得了《诗经》所代表的“健康文学”。

关于杜甫，废名留有《杜甫论》和《杜甫诗论》（又名《杜甫的诗》）等，因这些作于1949年以后的若干年里，作者的思维和方法论有了不小的波动，难免有时代的影响，不过还是出智慧，我们选取了前者中的三篇，即“杜甫走的生活的道路”，“杜甫的思想的特点”和“杜甫的性格的特点”，然后，自后者中抽去了部分内容。整体上，他发现了一个复杂生动的杜甫。他说杜甫激烈，杜甫乐观，杜甫经常有思想矛盾……尤其是指出

杜甫最是懂得并尊重别人的创作成果，赞美过许多名人乃至素人，他们的绘画、歌唱以及个性等，这让我想到一个人的警句：越是天才越是在不同的人身上发现天才。

本辑还收有一些零散篇什，我在多年前写文章时便喜欢《罗袜生尘》一文，而今看来尤其对他在其中说自己做诗和写小说很讲逻辑，希求与事理相通，文字明明白白，这似乎和旁人的理解不太一致，说他晦涩的人不算少，仔细思量他的话又确有一点道理在。可能有时，他太想以简驭繁，文字别样而又唯美了。

一天，废名和熊十力讨论论笔，一会儿大声争论，一会儿又突然没了声音，原来二人竟然扭打了起来。很快，废名气鼓鼓地出门而去。谁知次日，他又来找熊十力了。两个人于是重新开始聊天，讨论问题。

这段故事传布较广。《阿赖耶识论》可以说正是因熊十力而起，他觉得这位好友不懂阿赖耶识而著《新唯识论》，不伦不类。

“我的材料将一本诸常识，我的论理则首先已声明了是印度菩萨与欧西学者所公用的。我不引经据典，我只是即物穷理。我这句话说得有点小气，但这一句小气的话是我有心说来压倒中国一切读书人的。”

有人看到他的为学问而学问，有人看到他的狂。

辑三，《阿赖耶识论》以及其余的几篇文章中，尤其吸引人的是对儒和佛的思考：

“我攻击的目标是近代思想，我所拥护的是古代圣人，耶稣孔子苏格拉底都是我的友军，我所宗仰的从我的题目便可以看得出来是佛教”；

“儒佛之争，由来久矣，实在他们是最好的朋友，由儒家的天理去读佛书，则佛书处处有着落，其为佛是大乘”；

“阿赖耶识就是心。”

——他讲种子义，讲儒，讲自己的识，我不敢说都看懂了，就我理解的那部分而言，亦未必都认同，但我很喜欢他直抒胸臆的这种讲法和姿态，不时还有自我的代入，譬如在第二章“论妄想”中，他讲到牛顿好奇于苹果为什么不往天上落时，不由得说到他的孩子冯思纯四岁时看着天在下雪，问：爸爸，雪是什么时候上去的？

是啊，雪是怎么到天上的？到底是诗人。这些可爱与不羁激发了废名的诗与思。于是他会在一种使命与另一使命交汇的地方写下，“我可以向空中画一枝花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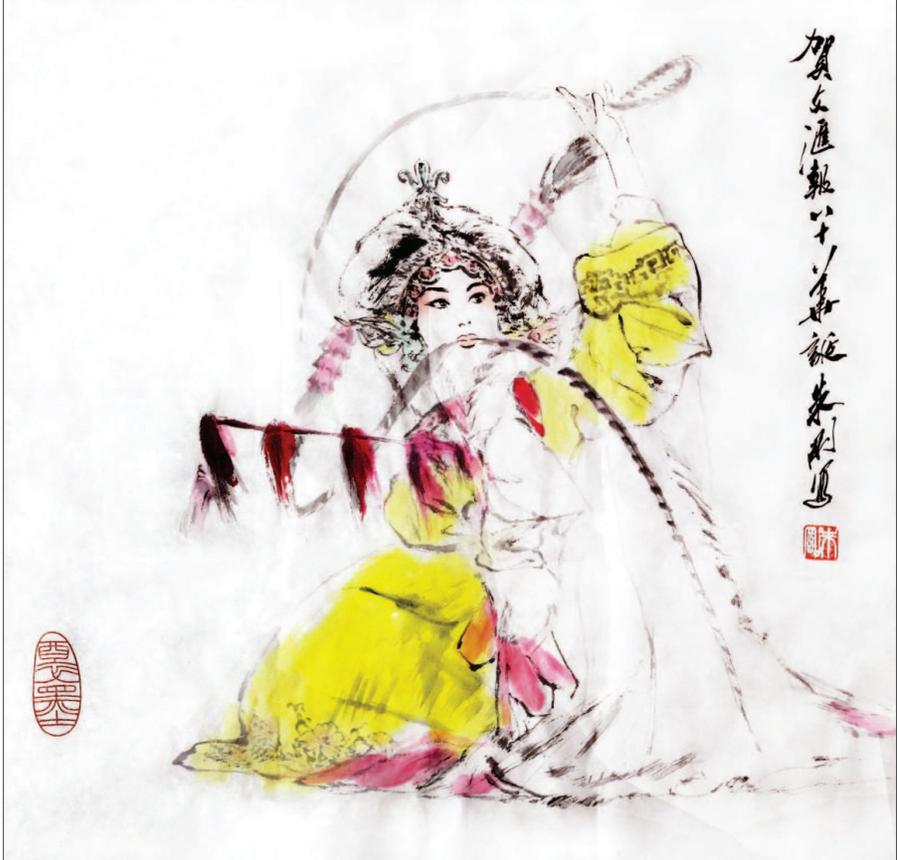
本书中的篇章，大都几百字，上千字，仅有几篇属于长文，他总是用最少的字抓住并抛出自己的发现、爱憎或疑问，这是他的“道”，召唤着新的思考或辨析。附录的三篇文章最是大胆，都很长，且均来自虚构作品《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》，其中想必有着作者的切身经验，和提纯或稍作变形后的对文章、对美的体认。

写至此际，再看看照片中或者说时人目光中的废名：“貌奇古，其颧如螭螭，声音苍哑，初见者每不知其云何”，倒真真觉得有几分魅惑而可爱了。

（本文为上海文艺出版社即将出版的废名文选《少时读书》序）

文匯八十

刀马旦（国画）朱刚



# 座中泣下谁最多

卫建民

中间一辈的艺术家，像梁谷音、计镇华等，我是赶上看，看了许多年。计镇华的《弹词》慷慨激昂，一曲难忘。如今，中间层也随自然规律老化，很少登台了。

去年来京演出的全本《长生殿》，是上昆中青年演员的集体亮相，阵容庞大，主要角色都是ABCD分别担纲，轮流演出，各呈风格。我看的第四本《哭像》，由黎安扮演唐明皇。随着剧情开展，唐明皇悔恨交加，如泣如诉，对着杨贵妃的塑像抒发从海誓山盟到“生拆开比翼鸳鸯”的缠绵悱恻。当唐明皇说：“呀，高力士，你看娘娘的脸上，兀的不流出泪来了”时，我也进入角色，泪流满面。这就是戏剧艺术的感染力吧？明明是唐明皇哭

杨玉环，明明知道是演戏，我为什么要动真情？好笑好笑。黎安和沈吟雨搭档，唱腔身段有韵味，不愧为上昆的接班人。从他们的表演风格，我能看出上昆的艺术传承，感到昆剧的长河没有断流，且波澜起伏，多姿多彩。

唐明皇和杨玉环的生死爱恋，一千多年来，无数的文人、诗人、戏剧家在他们的作品里咏叹演绎。最著名的，当然是白居易的《长恨歌》；其他以《马嵬》为题的咏史诗，简直可编一册专辑。其实，一个帝王和他的爱妃的爱与恨，别人怎能猜透？白居易的《长恨歌》是讽喻诗，立意是对昏君和外戚的批判，没想，流传千古的竟是帝王和爱妃的爱情悲剧。艺术作

品对人性的探讨和呈现，给观众留下了无限的期待和想象。

上昆的《长生殿》，说是“全本”，实际不全，演出本是改编过的，编导有增删。第三十六出《看袜》，我认为很重要的一出，演出本却删掉，无疑减轻了原作的深度和广度。《看袜》是根据刘禹锡的诗《马嵬行》编写的，说的是杨贵妃被赐死后，“花钿委地无人收，翠翘金雀玉搔头”，贵妃身上值钱的珠宝首饰可能被其他人抢走了，在马嵬坡下开酒馆的吴小四（老旦扮酒家姬）只给了贵妃一只袜子，且听她念白：

老身王嫫媵，一向在这马嵬坡下，开个冷酒馆几度日。自从安禄山作乱，

人户奔逃。那时老身躲入驿内佛堂，只见梨树之下有锦袜一只，是杨娘娘遗下的。老身收藏到今，谁想是件至宝。如今郭元帥破贼收京，太平重见，老身仍旧开张酒馆在此。但是远近人家，闻得有锦袜的，都来铺中饮酒，兼求看袜。酒钱之外，另有看钱，生意十分热闹。

杨玉环香销玉殒，唐明皇仓皇西逃。待郭子仪平定叛乱后，社会安穩，开酒馆的吴小四却把捡来的贵妃袜当成酒铺的招徕和卖点！几位顾客如蝇逐臭，纷纷跑到酒铺来“看袜”，而吴经理是“酒钱之外，另有看钱”的！唐明皇是江山不保，在危难之际保不住他曾海誓山盟的爱妃，反而是一位弱女子以死保全了吾皇的王位。一代红颜为君尽也冤，谁料玉体脱落的一只袜子，竟成了吴氏酒馆的经营特色！洪昇写这一出戏，把宫廷之变的残酷延伸到民间社会，从马嵬坡下一个角落，呈现社会的无情无耻和齷齪！表面是喜剧，本质是更高更深的悲剧。

看《哭像》，我流的是眼泪；读《看袜》，我流的是心泪。